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百八九

詳校官侍郎臣劉躍雲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范鏊

謄録監生臣張若湘

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百八

宋　魏齊賢

葉　棻同輯

碑

君子鄉

夫民之善惡係君之教化其來久矣堯舜之民比户可封化而為善也桀紂之民比屋可誅化而為惡也影響

之驗固亦昭然自粹德云亡澆風日浸禮義氷消姦邪
曼滋忠讜之人因聲鎖氣讒毁之士鼓舌張脣周喪文
武之風魯有定哀之亂摩肩觸目例自偷民君子之人
存乎名號而已衛康叔之後也遺風故典坦然未沉志
士仁人往往而在蘧瑗寗莊故其儕也雖君臣離道父
子爭國不至殞墜賢人之力邪故其語曰衛多君子降
及後世以為鄉也禮義尤新淳和未散蘊德抱義蓄道
戴仁牧豎樵兒綽有夷齊之行嬰兒耆老咸遵鄒魯之

風祥麟在郊威鳳來朝虫沙影絶猿鶴音交我鄉之鳥獸也荆棘不生蘭茝爭榮寒竹挺操清松裊聲我鄉之草木也罾繳不設罝罘不陳麛卵遂性飛走全身鰥寡惸獨怙怙忻忻所以見我鄉之仁威儀容止惇惇濟濟執讓中規尊卑有齒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所以知我鄉之禮唯禮與行君子之仁也是知反道敗德賊殘仁者不可以入於我鄉矣然周室既危衛邦亦亂蓋仲尼居之故羣賢聚之衛之多名自兹而得亦猶水石有珠

玉輝媚生焉嗚呼舉世亂烝民姦衆皆無之我獨存之以為鄉民旌其善也善善則善矣未能盡矣豈若我后之德一家六合至德廣被美化大行君子之風布於八表又豈獨於一鄉哉某幼師君子之行長經君子之鄉復念亂世則鮮彼一時也此理則衆此一時也頌我皇澤謹述銘云

黯慘玄穹民離國空何子能孝何臣敢忠敗壞至德隳頹古風未見君子憂心忡忡周室艱危衛邦未衰拯禍

扶亂揚英集奇社稷之臣邦家之基既見君子我心則夷周社既荒道及德亡豈弟君子止於一鄉我道既昌禮昭樂彰樂只君子遍於八方世之昏亂賢人則鮮遂害全身耕山釣岸世之文理賢人衆起抱義戴仁盈衢塞里夫何此鄉獨稱君子

壽域碑　　王元之

古聖人之營壽域也非土木非版築不金乎城不湯乎池晝無鍵而開夜無柝而擊東西不吾戎夷南北不吾

蠻地五岳其雉堞四瀆其溝隍天其離合我其扃鐍春秋啟閉我其門戶入是域也幼者蚩蚩壯者怡怡老者熙熙悉無中絕咸躋上壽故謂之壽域焉得非道為土木德為版築仁乎城義乎池慈乎雉堞愛乎溝隍恭乎扃鐍儉乎門戶使風雨不能毀矢石不能攻高低倖老氏之臺廣袤法華胥之國崇崇焉屹屹焉信善建而不拔者也洎霸道其昌皇風不競則必麗法令為風雨以毀之興賦役為矢石以攻之壽域之基忽焉委地於戲

域之壊也若民命何於是賤穀帛貴金玉盜賊蜂起攘奪角張刑巢蔽空憲網絡路壽域之民有以法而死者闕

開拓疆場肆攻侵伐鋒鏑雪瑩卒乘鱗差鯨闕

蠶食張闕

壽域之民有以兵而死者陰陽舛錯氣候悖亂闕

凄烟蒸霧瘴興瘥作疹發癘成妖壽域之民有以天而死者毒螫孔熾猛鷙暴興山貙搏人水虫射影海躍蛟螭陸走蚖蝮壽域之民有以横而死者由是王者悉民之

無壽也舉引年之典行養老之風乞言於東序展禮於西庠又謂老者非帛不煖於是乎錫之以繒綵非肉不飽於是乎錫之以肴胾非車不安於是乎錫之以几杖斯亦得其末而失其本矣殊不知民之壽夭係君之政教其有影響爾其或捐金於山沉珠於淵禁不急之務棄難得之貨君德尚儉人心反淳則無法死者矣干羽舞揩戈矛倒載藏不祥之器崇止敵之基我國無外斯民不爭則無兵死者矣爕理律歷端正節候舉授時之典

興除害之利六氣斯順兆人克寧則無夭死者矣貢金於遠方鑄鼎於中夏示不若之物免逢旃之患彼恠斯露厥人用康則無横死者矣夫如是則域不築而自成人不憂而自壽也今我后道德慈愛行之於上法兵夭横絶之於下游巍巍乎蕩蕩乎壽域復成於今世矣某亦壽域中之一民耳知我帝力得無述焉碑者悲也悲域之中廢也頌域之再興也其辭曰

古之域築道樹德民欲夭兮安得從之域基奸址賊民

欲壽兮不獲我聖人兮復於古昔

陵母碑

凡言古之賢母者鮮不以孟子之親陶公之母為首稱爾咸謂其斷機勤學截髮迎賔之最也噫二母之賢率不過勉文學干禄位奮身豐家揚名立言而已其有効忠貞之節挺剛烈之風金堅赤心芥視死命殺身於亂世致子於明朝者陵母之謂乎昔秦之興其猛如虎鼓吻張順七國皆懼及秦之亡其駭如鹿走野奔原羣兇

競逐爰有劉項干戈勃興四溟波湧八極雲騰乾坤為之動蕩岳瀆為之分崩黔首無主惶惶兢兢大寶之尊知歸於何所矣尚願天輔有德民懷有仁既亟之以暴秦終授之於炎漢初離豐泗闕

函果闕項而授闕

項氏於闕　有戰攻之意復闕

為仇敵之邦然而沛初闕

自用故楚失之以范增漢得之以王陵彼折

羽翼我全股肱項氏計屈驅陵母以招之母謂漢取以德知其必克項取以力知其弗獲對使仗劍氣雄詞真義血沃地忠魂貫空寧忍愛以割慈不棄同而即異陵以之而絶望漢以之而得賢卒使陵忠而事君榮分萬户煌煌焉名冠於漢史赫赫焉功高於漢庭與夫斷機截髪者何其遼哉論者曰周有十亂文母在焉陵母之功其次矣余謂不然且文母也子有西伯之封臣有九人之助來周之王取受之昏如反掌矣又胡難哉陵匹

夫也母老姥也識漢之聖明嫉項之强暴對陣前之効死俾没後之成名豈伊區區文母得任耶式昭盛業遂述銘曰

母之衣冠乃婦人兮母之剛烈如忠臣兮雖有愛子不為親兮伏劍而死不惜身兮母之容兮乃老姥兮母之量兮識明主兮抗對項氏曽無怖兮伏劍而死甘為虜兮婦人之服衣以衾兮有忠有烈男子之心兮男子之服冠兮蓋兮惟佞惟邪婦人之態兮吁嗟姦臣無節槩

兮

銘

克齋銘　張敬夫

夫子告顔子以克己復禮爲仁揚子雲曰勝己之私之謂克子雲蓋未知所以爲克者故其言廹切而不近廣漢張某曰夫子所以告顔子乃終之之事學者必卓然有見而後可以用力於克也清江陳擇之燕居之齋曰克敢衍其義而爲之銘惟人之生父乾母坤允受其中

天命則存血氣之萌物欲斯誘日削月朘意鮮能久越其
云爲匪我之自營營四馳擾擾萬事聖有謨訓克已是
宜其克伊何本乎致知其致伊何格物是期動靜以察
晨夕以思良知固有匪緣事物卓然獨見我心皎日物
格知致萬理可窮請事克已日新其功莫險於人欲我
其平之莫危於人心我其安之我視我聽勿蔽勿流我
言我動是出是由涵濡泳游不競不絿允蹈彛則靡息
厥脩逮夫既克曰人而天悠久無疆匪然而然爲仁之

功於斯其至我稽古人其惟顔氏於穆聖學具有始終循循不舍與天同功請先致知以事克己仁遠乎哉勉旃吾子

艮齋銘　張敬夫

艮齋建安魏元履燕居之室也在易艮為止止其所也其嘗考大學始終之序以知止為始得其所止為終而知止則有道矣易與大學其義一也敬為之銘物之感人其端無窮人為物誘欲動乎中不能反躬殆滅天理聖

昭厥猷在知所止天心粹然道義俱全是曰至善萬化之原人所固有曷自違之求之有道夫何遠而四端之著我則察之豈惟慮思躬以達之工深力到大體可明匪由外鑠如春發生知既至矣必由其知造次克念戰兢自持事物雖衆各循其則其則匪他吾性之德動靜以時光明篤實艮止之妙於斯為得任重道遠時不我留嗟我同志勉哉勿休繄我小子懼勿克力恣爾同志以起以掖

敬齋銘　　　　張敬夫

乾道四年建安劉公自樞密庭出鎮豫章闢室於聽事之側朝夕燕處扁曰敬齋廣漢張某聞而嘆曰公之志遠矣夫敬者宅心之要而聖學之淵源也敢為之銘以廣公意銘曰天生斯人良心則存聖愚曷異敬肆是分事有萬變統乎君心一頹其綱泯焉絲棼自昔先民脩已以敬克持其心順保常性敬匪有加惟主乎是履薄臨深不昧厥理事至理形其應若響而實卓然不與俱

往動靜不違體用無忒惟敬之功協乎天德嗟爾君子敬之敬之用力之久其惟自知勿憚其艱而或怠遑亦勿迫切而以不常毋忽事物必精吾思察其所發以會於微忿慾之萌則杜其源有過斯改見善則遷是則天命不遏於躬魚躍鳶飛仁在其中於焉有得學則不竆知至而至知終而終嗟爾君子勉哉敬止成已成物匪曰二致任重道遠其端伊邇毫釐有差繆則千里惟建安公自力古義我作銘詩以諗同志

主一齋銘　　張敬夫

成都范文叔以主一名其齋予嘉其志為銘以勉之人之心一何危紛百慮走千岐惟君子克自持正衣冠攝威儀澹以整儼若思主於一復何之事物來審其幾應以專匪可移理在我寧彼隨積之久昭厥微靜不偏動靡違嗟勉哉自邇卑惟勿替日在茲

蒙齋銘　　張敬夫

番陽余端蒙請予銘蒙齋至於再三予未有以言也他

日因有感於果行育德之義乃為之辭曰乾坤旣畫八
卦是生八卦相乘萬象以明下坎上艮其卦曰蒙其蒙
伊何源泉在中泉之始萌其行未達雖則未達而理孰
遏君子體之於以果行黽勉躬行動畏天命泉之始萌
其勢則止止乃日澄源源遏已君子體之於以育德篤
敬不渝静保天則惟養於中大本攸立惟敏於外達道
攸飭内外交脩相須以成久而有常則能日新我銘蒙齋
敢越斯義惟言之難實以自厲凡百君子有覿於斯毋

忽乎近尚其懋之

敦復齋銘　　張敬夫

復卦之義以初爻為重於畫為陽於義為善於人蓋君子之道也二比於初故為休復四應於初故為獨復而三之頻復而厲則以其非比非應閒其遷善而危其屢失也上之迷復而凶則以其處極而最遠往而不返也觀諸此可以見初爻為重矣然則五之敦復柰何五體順而居中以中自考者也故為敦篤於復夫能敦篤於

復宜曰吉曰亨矣而獨曰無悔奈何无悔者戒詞也以其柔而遠於陽故為之戒詞謂如是乃無悔也南徐陳希顏舊名其齋曰敦復歲壬辰與予相遇於長沙屬予銘予知希顏有取於儆戒之意也為之銘曰惟聖作易研幾極深惟卦有復於貽天心六爻之義各隨所乘其在於五敦復是明其敦如何篤志允蹈順保其中而以自考我觀爻義厥有戒詞君子體之敬戒是資人欲易萌天理難存毫釐之間消長所分凡百君子奈何不敬祇於

夙宵以若天命惟積惟久匪俟乎外敢曰無悔庶幾寡悔

厲齋銘　　呂伯恭

叅政周公名陳亮同甫之室曰中陳子事斯語而知其難更榜以厲厲也者所用力而擇乎中也其友呂某為之銘曰泝流之舟挽之猶遲下坂之車柅之猶馳木火金水燥濕不齊有習有積有居有移亦既用力斷適厥宜凡此數者蓋陰乘之潛有所贅黙有所虧是過不及

察之甚微凛乎其嚴岌乎其危匪曰設戒理則如斯不將不迎不留不處敬而無失大中之矩

恕齋銘　　呂伯恭

實理難精實德難居實責難受實病難除實知其難於人則寛惟實惟寛惟恕之端天地變化草木蕃蕪曠厥實然可求其故陳子作齋侑坐有勒匪尚其通亦尚其塞

敬業齋銘　　黄魯直

漫游者日失一日敬業者不速而疾

尚友齋銘　黄魯直

今之君子吾既與偕昔者吾友舜何人哉

優仕齋銘　黄魯直

君子無一日不學也豈惟日哉無一時不學也豈惟時哉無須臾不學也學哉身哉身哉學哉

耘業齋銘　孫仲益

臨川鄒氏世以儒學名家而次魏好書尤篤日孳孳焉

專求其所好文章清麗有典則如其為人嘗治一齋叢書其間名之曰耘業取韓公詩所謂勉哉耘其業以代歲晚收之意而以書抵故人孫覿徵銘銘曰我行其野原田膴膴蓬艾生之化為草莽牛山之美在物皆然若是濯濯夫豈其天孰亂吾苗非其種者滅裂報予固其所也我有尺宅聖王之田種德藝善豈曰無年大哉心乎不能以寸誠而明之與天地準異端曲學非聖之書逃墨逃楊卒歸於儒菑之闢之斂華遮實采采新田有

莞其特我倉既盈三百維囷紅腐相因以發陳陳

敬齋銘

朱晦翁

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足容必重手容必恭擇地而蹈折旋蟻封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戰戰兢兢罔敢或易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洞洞屬屬毋敢或輕不東以西不南以北當事而城靡他其適勿貳以二勿叄以三惟精惟一萬變是監從事於斯是曰持敬動靜無違表裏交正須臾有間私欲萬端不火而熱不冰

而寒毫釐有差天壤易處三綱既淪九法亦斁於戲小子念哉敬哉墨卿司戒敢告靈臺

至樂齋銘　朱晦翁

呻吟北牖氣鬱不舒我讀我書如病得甦容問此書中作何味君乃嗜之如此其至趣為子語無味乃然是有味者乃㾾乃擅天下之樂我不敢知至歐陽子乃敞斯詩我思古人實感我心惟曰愔愔式鈎且深

復齋銘　朱晦翁

萬物職職其生不窮孰其尸之造物為工陰闔陽開一動一靜於穆無疆全體妙用奚獨於斯潛陽壯陰而曰昭哉此天地心蓋翕無遺斯闢之始生意闖然具此全美其在於人曰性之仁斂藏方寸包括無垠有茁其萌有惻其隱於以充之四海其準曰惟茲今眇綿之間是用齋戒掩身閉關仰止義圖稽經協傳敢贊一詞以詔無倦

求放心齋銘　朱晦翁

天地變化其心孔仁成之在我則主於身其主伊何神明不測發揮萬變立此人極晷刻放之千里其奔非誠曷有非敬曷存孰放孰求孰亡孰有詘伸在臂反覆惟手防微謹獨茲守之常切問近思曰維以相

學古齋銘　　朱晦翁

浦城周侯嗣恭葺其先大父徽猷公所作學古齋以教齊宗族子弟新安朱某為題其榜周侯又來請銘則推其意乃作銘曰相古先民學以為已今也不然為人而

己為己之學先誠其身君臣之義父子之仁聚辨居行毋怠毋忽至足之餘澤及萬物為人之學燁然春華誦數是力纂組是誇結駟懷金煌煌煒煒世俗之榮君子之鄙惟是二者其端則微眇綿弗察胡越其歸卓哉周侯克承先志日新此齋以迪來裔此齋何有有圖有書厥裔斯何衣冠進趨夜思晝行咨詢謀度絶今不為惟古是學先難後獲匪亟匪徐我其銘之以警厥初

敬恕齋銘

朱晦翁

陳師中讀書之室新安朱某題以敬恕且爲之銘曰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以是存之敢有失墜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以是行之與物皆春胡世之人恣己窮物惟我所便謂彼奚卹孰能反是斂焉厥躬於牆於羹仲尼子弓內順於家外同於邦無小無大罔時怨恫爲仁之功曰此其極敬哉恕哉永永無斁

明倫堂銘

朱晦翁

天叙有典非學弗明我作此堂大猷是經匪忠曷勸匪

學昌程洛爾學子永觀厥成

薌林銘　孫仲益

兩浙轉運使右朝請大夫秘閣脩撰向子𬤇博極群書尚友千載治一室植衆香草環之而讀離騷經其中自號薌林居士建炎末崎嶇兵亂轉徙江漢間年四十餘上書謝事徘徊玉笥之下淦水之湄登高擇勝築室居焉藝蘭九畹搴芷三秀千葩萬卉羅生堂户蓋真得所謂薌林者欣然咲曰孫興公賦遂初韓吏部賦復志皆

謂此耶紹興五年詔起為江東轉運使明年徙兩浙召見奏事勞苦甚寵因從容自言終老鄉林之意上嘉嘆良久親書鄉林二大字賜之龍文龜畫妙絶一時犀公在廷驚顧動色於戲盛哉未曾有也子諲侈上之賜移書屬某為之銘銘曰肝膽一如薰蕕如臭鼻識妄聞交鑿交鬬蝍蛆甘帶蜣蜋轉圜嗜痂腊鼠逐臭則然一國之香人所服媚君子好脩紉之為佩手授紫蘭掉芙蓉旂蕙肴蘭藉飲芳食菲芳菲滿堂薦馨在德葵傾草靡

偃風就日帝閽九重孰播厥芬神交夢蘭甘餘獻芹扁牓峩峩來從天上璧月珠星窺臨蕙帳天命不諂惟德之符車過必式於公之閭

養源堂銘　黄魯直

李子作堂歐陽子名曰養源以成其福禄不知其源及所以養而問諸山谷山谷曰江出汶山其材濫觴其浸荆楚匪舟不航非以有源而受下流多故耶行潦之委盈溝塋少焉雨止立覲其涸故曰必清其源源清則流潔必

深其源源深則流長是故有令德者百世不忘李子進曰若夫其源既得聞命矣敢問所以養之何如山谷曰智及十年則知藝木持百年而不知藝人智不保其身况其子孫欲其源清且深其人

養浩堂銘　　黄魯直

心者氣之君氣者心之將君之所鄉將應如響心淵如淵氣得其養夫惟氣之於物憂則焦然怒則勃然羞則赧然懼則瞿然勞則痺然飢則瘁然酗其有餘不足而

用其中爾乃浩然而浩然之主人風義凛凛白髮在堂雞鳴在寢兄弟雁行肴膳勸飲三子承學皆有英禀穆如清風松竹交蔭富貴浮雲公但高枕

駕說堂銘　　黄魯直

仲尼之駕說矣茲儒將復駕其所說乎元元本本大道甚夷毋以曲學誘諸子以亡羊之岐

崆峒山銘　　王元之

軒轅氏之為聖也天下首冠足履者皆知之況通儒巨

賢乎然則枉萬乘之駕不自為尊也降匹夫之室不自為辱也陟千岩之險不自為勞也所以然者下風問道而已哉故放勳法之以師許由重華繼之以讓善卷文命宗之以尊子高凡數帝者天下非不理也諸侯非不賓也兆民非不安也陰陽非不和也祥瑞非不致也所以孜孜於一山翁林叟者何哉蓋恐後世失尊賢好問之道爾聖人之用心也其有旨乎洎去帝及王厥道漸喪君以尊為極臣以賤為隅極則以下問為耻隅則以

上達為患尊賤之不通上下之不安厥有萌矣然亦有審象於傅者謂之聖獵賢於渭者謂之明吐握於朝者謂之勤雖云道逾遠亦庶幾乎及王化下衰霸圖孔熾殉良之哀起逐客之議作高祖一沛公也見奉春君箕踞而坐霍光一將軍也使蕭望之挾持而入遂使賢者抱道以思退不肖者忍恥以求進至有磨厲其唇吻詭怪其容儀耳囁嚅於閽寺之前趦趄於廊廡之下者朝佞夕媚髮白而不知其已者又何屑屑哉夫如是則抱

帝王之道蘊經綸之材者老死空谷寂寞無聞未嘗降一尺之書飛一介之使剡肯辱萬乘而顧匹夫者哉斯後代不復於古也可痛惜哉是故首陽二老佐帝者也耻於王也乃去周而采薇商山四皓佐王者也耻霸者也乃去秦而茹芝豈無意於君耶無意於民耶葢尊賤不逾上下不交之至也嗚呼不自尊者取萬世之尊也自尊者取一時之尊也君天下者得無思耶某讀軒轅之紀嘉崆峒之請美德盎成乃賡作歌其詞曰

崆峒之叟心豈聖兮軒轅聖也不自聖哉崆峒之叟目無明兮軒轅明也不自明哉崆峒之叟耳豈聰兮軒轅聰也不自聰哉寂寞岩隈孰為來哉吁嗟後君得無鑒乎

王氣臺銘　　王元之

覲古之王者築靈臺視雲物察氣候之吉凶知政教之善否理合天道乖休降祥則必日新其德以奉之化失民心為妖作沴則必夕惕其躬以懼之如是則變禍福

而返災祥不為難矣烏有築高臺厭王氣行巫覡之事禦天地之災者乎嬴政之有天下也始以利觜長距雞鬬六國而擅場復以鉤爪鋸牙虎噬萬方而擇肉終以多藏厚斂蠶食兆民而富國然後戍五嶺作阿房驅周孔之書盡向回禄惑神仙之術但崇方士收大半之賦則黔首豆分用三夷之刑則赭衣櫛比鯨鯢國政螻蟻人命原膏野血風腥雨羶六合敖敖上訴求主天將使息肩於炎漢故望氣者云東南有天子之氣於是祖龍

廵狩築臺以厭之殊不知民厭秦也拔之於漢秦獨厭天厭民而自王乎向使築是臺告天引咎遷善樹德封六國之嗣復萬民之業薄賦斂省徭役銷戈鎔兵昜茲稼穡誅高斯之暴政脩唐虞之墜典下從人望上答天意則王氣不厭而自消矣劉項之族何由而興哉某游豐沛閲覩臺之舊址思古眺覽悵然有懐捉翰濡毫遂以為銘曰

臺之築兮救秦之衰救之不得為漢之基氣之厭兮慮

漢之昌厭之不得速秦之亡秦之厭漢其惟一身漢之厭秦乃有萬民高臺巍峩王氣氤氲秦政已矣漢德惟新怏怏前古芒芒後塵故國蕪没荒臺行春行人環睇惻愴斯文

厄臺銘　　王元之

天地厄於晦冥日月厄於薄蝕山川厄於崩竭聖人生而肖天地之貌稟日月之明鍾山川之粹得無厄所以虞舜厄於歴山帝禹厄於洪水成湯厄於夏臺文王厄

於羑里我先生夫子厄於陳蔡其道一也於時周室卵危魯道靡潰仁義路絶奢僭源開列國用權蝟芒而起壞禮樂於糟粃視詩書於芻狗孩提王室糞壤儒風俎豆不脩軍旅用事苟有衣逢掖而冠章甫者鮮不拔戟而刺之三綱五常蓋掃地矣夫子抱帝王之道處衰亂之世痛五教之大壞嫉四維之不張剗道德為舟航將欲濟天下之墊溺斵禮法為耒耜將欲艾天下之荒穢故不程其力不顧其世衆三千之徒聘七十之國應機設

教與世垂範然佩蘭於鮑肆孰聞其薰施法於亂主孰聞其政斯謂天柱將傾折建一指而扶之艱哉為力乎故教不用於定哀位不崇於季孟遯詞於陽貨見忌於子西至於樹迹亦削而伐之況文行忠信果得用於世耶卒至於厭聖道絶粮於陳顔冉之徒餒目相視我先師則坦爾無悶怡然自居腹虛腸乾未始太息蓋聖人為人也不為已也憂道也不憂貧也但欲綴皇綱之絶緒闢帝道為坦途酌三代禮文垂萬古典獻與彼王澤

浸於生民苟道至於是雖不食而死顧何恨哉不然夫豈不知列國有膏梁之禄陪臣竊鍾鼎之食但有詭辭婉貌取之如拾芥豈獨區區乎六合中以寒餓而自苦耶聖人之用心也不其遠乎吁姦唉佞舌者圖一日之飫飽道醉德者謀萬民之利故教不用乎時而用於今世位不顯於生前而顯於没後何則祖述憲章之義雷行天地之間俾夫為君父臣子者不可斯須而離也得非用於今世耶名載典籍身享廟食得非顯於没世耶

與圖一日之飫者又何遼哉某客在兗丘得斯臺之祉
披榛訪古馳筆而銘詞曰
僭禄尸位没則絶祀所謂伊人莫敖之鬼夫子恥之不
其餧而飽德醉義没則垂世所謂伊人箕山之士夫子
求諸可謂仁乎巍巍聖人生而道迍歷聘求合絶糧於
陳箕山之士可齊其名莫敖之鬼且非其倫廟食不匱
祀典未新我來舊國荒臺磷磷拂石勒銘德聲益振

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百八

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百九

宋　魏齊賢
葉　棻同輯

銘

折檻銘

王元之

朱雲折檻之説凡知書者悉知之咸謂諫而必折彰忠節也折而不理旌直臣也静黙厥由孝成未得任賢去

衰之道何以旌其直臣哉張禹身為帝師手執國柄一人仰之為規矩諸侯繫之為慘舒内不能舉百揆之綱外不能振兆民之領懸邪道若前旒進巧言如黈纊矇瞽君目聾蔽帝聰錮天下之良臣啞天下之諫口元延永始之間災眚屢見當時識者鮮不以王氏為譏帝乃幸禹之私第議國之政事伺其一言以為模範禹能陳正道以御災祥戮佞臣而安宗社反以罕言命不語怪為奏致成帝無慮王氏益驕洎民出謗詞止有憂色則必

整衣冠露著蔡卦吉則喜兆凶則悲此豈畺贊之道耶手抉覆亡之機躬開弑逆之路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於時雲為直臣身在下位覩莽之將亂嫉禹之不忠乃蹈白刃之危輕鴻毛之命鼎鑊弗顧宗祧是圖請上方劍知不從也庶萬一而得之斷佞臣矣折天子檻知失禮也兾再三而陳之悟時君矣孝成雖聽慶忌之言不能戮安昌之罪徒存折檻又何益哉向使誅禹於兩觀之前升雲於百工之上邪佞路塞忠讜源開新莽之

禍何由而興乎某嘗覽載籍求其始末見孝成之失未嘗不釋卷而太息因折檻為銘戒於將來也銘曰

室之亂起兮亦不能理雲以折檻必忠帝以折檻為恥忠而不用恥實自貽上方之劍匣而何施佞臣之頭惜而胡為任賢有貳佞臣弗離新室以盛漢室以衰禍實自取亡其咎誰遺編蠧簡歴歴可悲千古之下弔而為詞

鄭渠銘　　　　王元之

夫陸田者繫之於天水旱不時則一年之功廢矣水田者繫之於人澆溉得地則三時之稼登矣故伯陽曰水善利萬物易曰潤萬物者莫潤乎水其鄭渠之謂乎秦好興事韓為窓謀爰命水工以濟人事疏波決瀾滋我稼穡溉田四萬頃利國數千年首自涇水尾入櫟陽無歲不豐有地皆潤張衡謂衣食之源斯言當矣噫始欲害秦終則利秦韓之失耶秦之福耶所謂韓延數年之命秦獲萬世之利也時或炎風焦砂畏日鑠石五穀未

茁百草先萎望歲者耋哭嬰啼祈雨者覡疲巫困多稼漸凋於南畝密雲空積於西郊所以決此滂沱沃之枯瘁葉潤根蘇英繁實積畝穫一鍾之利國有九年之實家給人足歲和時豐田有歌聲人無菜色攘攘熙熙不知帝力當是時天下法之故鄴都溉以漳泰山溉以汶晉陽溉以汾皆非地之宜反為田害未若斯渠之盛哉然但能以澆溉利一方不能以恩澤及四海故未得長守矣洎漢革魏踵晉接宋逮乎有唐紀千祀矣咸以澆

溉為務不以恩澤為施故得利於一方失利於四海者多矣我國家之御宇也念鄭國疏導之勞察白公平治之績俾萬國有鄭渠之利兆民同秦地之豐惠不止於一方恩普加於四海世有昏墊則奠山濬川櫛風沐雨以治之時有枯旱則自斷爪身為犧牲以救之夫如是澆溉天下皆一渠耳豈有間耶與夫獨利一方何其遼哉某薄游西都父老謂之長熟殊不知王者德廣所及六合皆然但執一隅而已因以鄭渠為銘極秦人之所

炫燿也其詞曰泰以澆溉兮獨利一方泰所以亡我以恩澤兮徧利八荒我所以昌三農百穀兮無災殃一莖六穗兮呈休祥見萬國之地兮恩瀼瀼彼一渠之水兮徒湯湯

魯壁銘　王元之

在天成象壁星主文聖人藏書所以順乎天也噫乾坤不可以久否故交之以泰日月不可以久晦又繼之以明文籍不可以久廢亦受之以興我夫子當周之衰則否

屬魯之亂則晦及秦之暴則廢遇漢之王則興其廢也賴壁而藏之其興也自斯壁而發之矧乎三墳言大道也述乎君則堯舜禹湯文武之業備矣述乎臣則臯夔稷契伊吕之功盡矣濟乎世則六府存矣化乎人則五教立矣向使不藏魯壁盡委秦坑焰飛聖言厭歇聖道則後之為君者不聞堯舜禪讓之德禹湯征伐之功文武憲章之義將欲化民不亦難乎後之為臣者又不聞臯之述九德夔之諧八音稷之播百穀契之遜五品伊

之翊賛呂之攻伐復欲致君不亦難乎世不知六府則
無火食之人有卉服之衆與夷狄攸同矣人不知五教
則忘父母之慈孝兄弟之友恭與鳥獸無別矣欲見熈
熈之國政平平之王道不其遠乎嗚呼金有籯玉有櫃
防之以關鍵固之以緘縢人必有竊而求之者蓋重利
也斯壁藏君臣之道父子之教人無求而行者蓋輕義
也天恐壞斯辟毀斯文命恭王以壞之伏生以誦之使
天下皎然復知上古之道其大矣哉銘曰攄山高兮為

秦城鑿池深兮為秦坑城之高兮胡先壞坑之深兮胡先平伊斯壁兮藏家書歷秦亂兮猶不傾壞之者恭王誦之者伏生發典謨訓誥之義振金石絲竹之聲如天地兮否而忽泰如日月兮晦而復明秦之焚兮未盡我不為燼秦之坑兮未得爾戚其國江海涸竭乾坤傾倒唯斯文兮用之未息

唐銅柱銘　　呂伯恭

銅柱漢伏波將軍新息侯馬援所立以鎮南荒者也安

遠縣為唐安南都護復立焉先是建武中南蠻畔伏波將軍援以漢兵討平之迺冶銅為柱植漢極境上以定中國疆理溪獠洞獠惕意奉詔約牿牛閑馬不敢飲噉漢界水其人至今奉伏波遺像以王禮祀之今林邑南大浦有五銅柱山形如倚蓋西負重岩東瀕海即伏波所立也唐之初年蠻有漢安遠城銅柱廢仆開元中何履光取安遠城復立故柱旅即以旋廳丁元和都護君始以伏波裔胄自虔州刺史來鎮廉靜以得民儒術以緣

政習俗既美庶務能興其屬吏乃相與立銅柱二於漢故處紀功頌德以昭大國威崇示世美與伏波相望千有餘載駢光儷明甚盛舉也惟南蠻倚嶺阪海其地多瘴颶毒蠱篁竹嵌岩之險不宜王師故其人輕動而好亂然亦代有名將率懲艾不貸是則險阻毒癘殆非蠻人之福也獨未有勒銘垂戒以諭矇瞽如張孟陽之於梁益者亦可哀矣故為之銘曰於皇趙宗世有名德耆為宗臣馬服是國降及於秦在漢為馬曰援文淵罷度

閑雅六龍野戰聚米擒賊四方底平交址畔側曳壐從
軍以死報上驅除嶺雲揮霍海𤻲島夷蜑户稽首厥角
願為奴婢奉漢明約維銅之德君子是式爆濕不移其
用無極廼鎔廼範有植其楹林邑之南大海是經乃往
致之雨汗流洮爰立其崖屹屹嶷嶷上干炎雲下剌黄
壤蠻人望之如伏波相江流破山灧澦中峙維蠻之害
有甚於水龍門駿奔截以砥柱維伏波之功回瀾東赴
更千百年復有此孫易符章貢授鉞海門開都護府大

集羣蜑戢戢來歸視唐如漢維都護之清如水之停不
風不濤中涵日星維都護之廉如冰之寒既堅且白不
可以利干俗吾甚憐化於仁義本儒安雅飭我吏事百
作具興羣越一和賔僚吏卒載賡迺歌顧即故區浮建
標峙庶民子來都護不能止兩楹祭天萬宇延首曰維都
護如此二耦戴唐之德永永不忘畏都護之威伏波相
望毋謂海險伏波所踐如行康莊毋有嶂巘毋謂海深
都護所臨龍螭蛟鰐竄遠潛陰深不可恃險不可怙唐

兵如雷唐德如雨有如不信視我銘詩勒於銅柱永鎮南陲

御書扇銘　孫仲益

故刑部尚書胡公諱直儒紹興初侍讀禁中上以所御白團扇親書文物多師古朝廷半老儒十字賜之後十七年公之子右絫事郎桐廬令臣樅屬臣孫某為之銘銘曰天厭隋亂唐室代興於赫太宗大人繼明手持三尺除殘禁暴日月宣光風霆布號功侔禹甸德配堯天

卑宮菲食吾無間然賢路宏開正直是與儒先達尊御
於帝所著爲世準聖聖相因稽經問道如出一人偉歟
胡公萬夫之傑老儒宿艾歷宗三葉扇出尚方賫墨未
乾天縱筆妙宛若龍鸞璧月煌煌光燭鄙室子孫視之
稽古之力

硯銘　孫仲益

擘鳳咮礫鼠鬚汗綠竹編青蒲抽金匱論石渠記先友
讀父書

硯銘　　黃魯直

其堅也可以當謗者之鑠金其重也可以壓險者之累卵其温也可以銷非意之横逆其圓也可以行立心之方直如是則硯為予師亦為予友善誘在前良規在後精則入神勤則見功堅如是重如是乃能時中固窮在道涉世在逢

制作淳古可使巧者拙夸者節性質温潤可使躁者静戾者聽觀棐几而見硯忘其一室之懸磬

溫而栗重不泄不為礪砥為翰墨守不假人終永吉

歐陽元老硯銘　　黃魯直

其堅也似立義不易其潤也如飲人以德叩之鏗然如玉如金歐陽元老筀磬同音

王子鈞深衣帶銘　　黃魯直

養心欲誠擇術欲精自知欲明責人欲輕

劉屏山復齋蒙齋二琴銘　　朱晦翁

屏山先生之琴二其嗣子玶葆藏之門人朱某敬為作

銘

匪金匪石含玉真兮雷伏於腹閟其神兮砰然一作萬物皆春兮我覿器寶懷若人兮主静觀復脩厥身兮與時偕詘而不及其伸兮 復齋

抑之幽然者若直其遇險而止寫之泠然者若導其出山之泉盖先生之言不可得而聞矣若其亨貞之意則托兹器而猶傳 蒙齋

書字銘 沐晦翁

握管濡毫伸紙行墨一在其中點點畫畫放意則荒取妍則惑必有事焉神明厥德

趙南夫硯銘　　趙德莊

其溫如文君之容也其堅如平君之柬也是惟我伯氏之寶傳之無窮

宋民望霜鍾琴銘　　趙德莊

衆兮之望夫誰主也化為五音之聲也語也彼彈我應竟何所也試嘗謂子罷琴而袖手或者蓋有所取也

布衾銘　　司馬溫公

藜藿之甘綈袍之溫名教之樂德義之尊求之孔易享之常安綺繡之奢膏粱之珍權寵之盛利欲之繁苦難其得危辱旋臻取易舍難去危就安至愚且知士寧不然顏樂簞食萬世師模紂居瓊室卮為獨夫君子以儉為德小人以奢喪軀則斯衾之陋其可忽諸

贊

江氏家藏仁宗皇帝墨蹟贊　　黄魯直

昭陵仁聖與天同功不刻不雕萬國文明日月照臨無有隠側一滴之雨澤及萬物簡言易從易言易知皇祖有訓信如四時雷聲不作天地淵黙遺黎懐仁霣泣翰墨

寳奎殿太宗御書賛

呂伯温

臣竊惟太宗皇帝萬幾之暇儲神翰墨鏤文之管白龍之牋天文分躍森若飛動顧常大書相國寺之扁榜昭垂於金鋪璇題之間聖藻可以三二曜而六五緯巍然炳

然於上都肆仁宗皇帝潤色祖業遹追來孝屬意於增光顯設者甚厚嘗規秘殿於丹禁而宏麗靚深顯敞穹隆有踰其素帝深維易簡朴素之義避而弗居迺明道統宇之首載以太宗宸筆額奉安錫名寶奎而并藏書為慶歷御撰而復刻之樂石以揭示萬有千年俾勿壞而又昭以宸翰之飛白副以宰輔紀録篆額光華之典震耀千古煥乎治世之丕烈也臣嘗紬繹前載涵泳聖涯恭聞真宗皇帝會集太宗御書藏於龍圖太清樓親製神

文聖筆頌以紀冠古人文之妙則神宗之是舉豈非祇若先猷者歟惟太宗書之於前所以冠倉史埽鍾王之大成者也惟仁宗藏之於後所以重堯華廣文聲集奉先之大成者也於鑠盛典不可闕然而無述謹拜手稽首而作贊曰皇矣太宗聖文冠古奎壁分躍鸞翔鳳翥廼眷梵宮榱題有嚴爰錫扁牓天藻煥然元氣淋漓載沐神筆矞雲五色祥輝分集粃糠倉史奴僕鍾王都人縱觀驩塞康莊仁宗嗣服增光祖業式恩閟藏以永休

烈於赫廣殿壯觀皇居廼奉奎畫以華清都表以飛白
作民恭先副在堅珉是勒是鐫璧月珠星錯落藻梲雲
章一臨丹艧失色外拱秘閣璀璨金碧層霄絢綵仰觀
雙壁諸儒聳嘆震曜石渠維今之書與之同符内顧玉
堂宸翰陸離邇臣拜賜四疃昭垂銀鉤相鮮怒猊渴驥
維今之書與之一揆丕顯太宗人文化成丕承仁宗純
孝烝烝潤色鴻猷以聖繼聖受言藏之為國寶鎮休光
上達有晛其芒小臣作詩式昭顯融

御書無逸圖賛　　　　王　璧

紹興改元之五年四月皇帝陛下親灑宸翰書尚書無逸篇為圖以揭於講筵銀鉤絢綵鳳翬鸞翔而清宴之間於以省覽研味猗歟兹盛德事也臣竊惟是書葢姬公旦舉商三宗周文王無逸之實見於行事者以進戒成王歴代傳之以為大訓而前世好古顧學之君固嘗視此為元龜焉我宋仁宗明孝皇帝在御爰命翰墨之臣繕寫為圖列於邇英閣朝夕覽觀究其指歸資以懋

德立政而慶歷嘉祐之治足以追儷三五為萬世無疆之休蓋其明效大驗然也洪惟皇帝陛下以仁聖纂祚稽古嚮學事法祖宗至是又因邇臣建請親筆為圖置於便殿左顧右睨若商三宗在前周文王居後而周公與成王介於其側以輔導聖德則盛德之日新宜無愧於古先聖王宗社之福天下之幸也小臣猥以翰墨待罪於朝謹拜手稽首而為之贊曰惟天為大道運無積惟聖憲天自強不息古先哲王罔敢暇逸在商三宗逮

於周文四人廸哲盛德攸聞厥惟無逸𢾾裕後昆周公作書用以進諫載在方册斯文有爛於皇仁宗寅畏嚴恭視商周君異世而同為圖省覽踵武前蹤馴致大治莫足比隆皇帝在御遐追祖德無時逸豫親御翰墨揭圖便殿神藻輝赫左顧右睨寤寐思服聖德日新宗社之福小臣贊揚於昭無極

書伊川先生易傳後卦義贊　張敬夫

天地之心其體則微於動之端斯以見之其端伊何維

以生生羣物是資而以日亨其在於人純是惻隱動匪以斯則非天命曰義禮智位雖不同揆厥所基脉絡該通曷其保之日乾夕惕斯須不存生道或息養則無害敬立義集是爲復亨出入無疾

雍熈平戎萬全陣圖賛　　呂伯恭

我太宗皇帝雍熈紀元之四年宋有天下殆四十年矣始藝祖之興環京四合莽爲敵區南征北伐左屠右戮以有天下故天下服其武及太宗紹基薄海内外風

塵不揺雨濡日温父誨母育以息天下故天下懐其文
文教既熈武備寖弛撤陥杜穽獸心將生帝用憂之乃
召將帥胥議方略時有邊臣潘美田重進及龍衛虎賁
之臣咸備諮訪羣謨僉同聖斷自定越五日庚寅内出
御製平戎萬全陣圖宣示二府大臣及掌兵將校凡一
大陣為九小陣凡内列三方陣陣車各千四百四十乘
地分兵士各三萬一千六百八十人東西四陣為左右
翼騎兵各萬為三百五十隊前後二陣為前鋒後殿騎

兵各五千人為百二十隊九陣之士凡十四萬九百三十人方員紛紜奇兵渾沌出神入天不可窺測羣臣諸將下拜周視揆今思古咸所未有嗟乎使聖子神孫世世相授毋忘此心則於千萬年毋有侵軼之患矣方今皇帝思念祖宗之艱難規恢遠圖選練將士以復故土則我太宗之法不可廢也翰墨小臣是用追述聖意稽首百拜而贊曰嗚呼休哉平戎萬全太宗所製在漢高祖君嘗臣智兵不讼中羣雄外熱光武龍飛君强臣弱

冦鄧景賈咸授方略我之藝祖光武是若於皇太宗亦
我藝祖沉機英斷超今邁古法駕祖征并汾納土八埏
九垓方壽元載銷戈鑄鎛無有內外太宗曰吁武不可
怠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吾謀既定疇協予咨臣美臣進
驛召必來日織天衛羣帥如虎僉奉具陳什什伍伍孰
否孰去孰臧孰取睿斷臨之要領悉獲乃畫乃圖以治
羣辟中營參運左右駢翼前鋒起途後殿從之內環臨
衢外騎軍馳戈矛森立劍盾分施部分行列星明荼燎

首尾歸脇交仗互繞離合起閉不可盡曉二府元臣千
廬列校拜手稽顙惟帝之教神謨聖略出入天巧漢有
八陣平沙是列唐有六花取數於八孰知此圖憲天之
法以此衆戰孰能禦之開邊拓境惟帝使之犂庭埽穴
狗鼠去之帝曰無庸安邊是務遺我子孫以禦外侮皇
帝在御思我祖宗觀圖效法振武平戎王旅萬全朔庭
其空告於清廟以樂太宗嗚呼休哉

漢丞相諸葛忠武侯畫像贊　張敬夫

惟忠武侯識其大者仗義履正卓然不舍方卧南陽若將終身三顧而起時哉屈伸難平者事不昧者幾大綱既得萬目乃隨我奉天討不震不竦惟其一心而以時動噫武侯此心萬世不泯遺像有嚴瞻者起敬

錢忠懿王畫像賛　黄魯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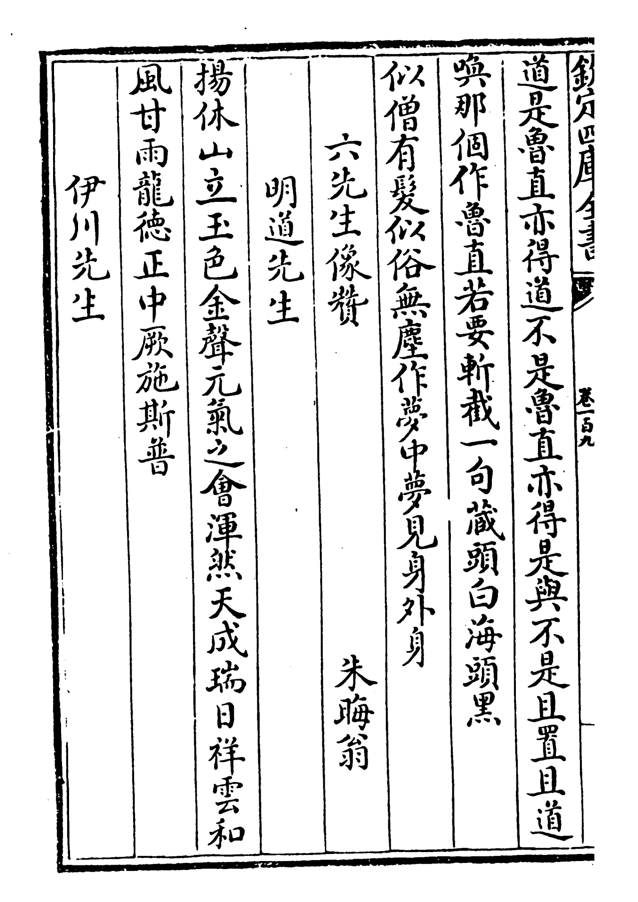
文武忠懿堂堂如春中有樗里不以示人雷行八區震驚聽聞提十五州共為帝民送君者自崖而反以安樂其子孫九萬里則風斯在下聊大物而成仁

東坡先生真贊 二首　　　　黃魯直

子瞻堂堂出於峩嵋司馬班揚金馬石渠閱士如墻上前論事釋之馮唐言語以為階而投諸雲夢之黃東坡之酒赤壁之笛嬉笑怒罵皆成文章解羇而歸紫微玉堂子瞻之德未變於初爾而名之曰元祐之黨放之珠厓儋耳方其金馬石渠不自知其東坡赤壁也及其東坡赤壁不自知其紫微玉堂也及其紫微玉堂不自知珠厓儋耳也九州四海知有東坡東坡歸矣民笑且歌

義形於色為國山河一日不朝其間容戈至其一丘一壑則無如此道人何岌岌堂堂如山如河其愛之也引之上西掖鑾坡是亦一東坡非亦一東坡槁項黃馘觸時干戈其惡之也投於鯤鯨之波是亦一東坡非亦一東坡計東坡之在天下如太倉之一稊米至於臨大節而不可奪則與天地相終始

自贊 二首　　黃魯直



道是魯直亦得道不是魯直亦得是與不是且置且道喚那個作魯直若要斬截一句藏頭白海頭黑似僧有髮似俗無塵作夢中夢見身外身

六先生像賛　朱晦翁

明道先生

揚休山立玉色金聲元氣之會渾然天成瑞日祥雲和風甘雨龍德正中厥施斯普

伊川先生

規圓矩方繩直準平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布帛之文菽

粟之味知德者希孰識其貴

康節先生

天挺人豪英邁蓋世駕風鞭霆歷覽無際手探月窟足

躡天根閒中今古醉裏乾坤

濂溪先生

道喪千載聖遠言湮不有先覺孰開我人書不盡言圖

不盡意風月無邊庭草交翠

橫渠先生

早悅孫吳晚逃佛老勇撤臯比一變至道精思力踐妙契疾書訂頑之訓示我廣居

涑水先生

篤學力行清脩苦節有德有言有功有烈深衣大帶張拱徐趨遺像凜然可肅薄夫

三先生畫像贊　張敬夫

濂溪先生

於惟先生絶學是繼窮原太極示我來世

明道先生

於惟先生會其純全天理之揭聖學淵源

伊川先生

於惟先生極其精微俾爾立德循循有歸

張敬夫畫像贊　　朱晦翁

擴仁義之端至於可以彌六合謹善利之判至於可以析秋毫拳拳乎其致主之功汲汲乎其幹父之勞仡仡

乎其任道之勇卓卓乎其立心之高知之者識其春風沂水之樂不知者以為湖海一世之豪彼其揚休山立之姿既與其不可傳者死矣觀於此者尚有以卜其見伊吕而識蕭曹也耶

吕伯恭畫像賛　　　　朱晦翁

以一身而備四氣之和以一心而涵千古之秘惟其有足以尊主而庇民出其餘足以範俗而垂世煞狀貌不踰於中人衣冠不詭於流俗迎之而不見其來隨之而

莫覩其躅矧是丹青孰形心曲惟嘗見之者於此而復見之焉則不但遺編之可續而已也

書畫像自警　朱晦翁

從容乎禮法之塲沉潛乎仁義之府是予蓋將有意焉而力莫能與也佩先師之格言奉前烈之餘矩惟闇然而自脩或庶幾乎斯語

于湖畫像贊　張敬夫

是于湖君英邁偉特遇事耆然如箭破的談笑翰墨如

風無迹惟其胸中無有畛域故所發施橫逹四出雖然
此固衆人之所識也今方袖手于湖之上盡心以事其
親而益究其所未及則其所至又孰知其紀極者耶已
丑中夏廣漢張某書於湘中館

葉夢錫畫像贊　　孫仲益

葛製練巾羲皇上人名登千佛現宰官身玉立堂堂王
國之珍金甌獻卜銀筆書勲衮黼貂冠圖象麒麟民而
不名有宋元臣

僧知標真贊　　孫仲益

一衲蒙頭三椽容膝卧枕而囊行拄榔栗䄵陀徵心毘耶問疾畫史薄相凝矑㸃漆忘見影事依月燈出即汝一身應成兩佛

長老端裕真贊　　孫仲益

竈楷床鵲巢肩鷄百結芋火然貌堂堂人中天獅子吼遍大千

妙空佛海大師智訥畫像　　孫仲益

眉覆頞耳屬肩大比丘老臞仙五葉換一燈傳天雨花地湧蓮有畫史幻朱鉛具好相普現前清淨目光明拳如說法常唯然

月堂僧悫山畫像　　孫仲益

犀顱哆口月面秀眉具佛好相真天人師有言皆幻有相皆非躡風繫影作此兒戲隱几嗒然南郭中綦吾今喪我問汝為誰

長老法邃畫像　　孫仲益

本來面目非汝是冷暖自知如飲水遍滿十方現一切畫師身分盡其戲

僧法臻畫像　　孫仲立

四大假合前身後身以身為假以畫為真真心常住不染一塵應無量邊是真老臻

虎丘劍池贊　　張敬夫

湛乎淵渟其靜養也卓乎壁立其自守也歷四時而無虧其有常也上汲而不窮其用不膠也其有似於君子

之德乎吾是以徘徊而不能去也

畫屏像　黄魯直

兩虎戲搏文章露千林號風雷欲雨切勿私鬬傷爪距豺狼野干即當路

墨竹贊　黄魯直

人有歲寒心乃有歲寒節何能貌不枯虗心聽霜雪

麟趾贊　黄魯直

麟有趾而不踶仁哉麟哉有定而不牴仁哉麟哉有角

而不觸仁哉麟哉今之人一朝之忿以觸人滅身辱親

嗚呼人中有獸獸中有人

節竹杖贊　黄魯直

厲廉隅而不劌故竊比於彭聃之壽屈曲而有直體能

獨立於霜雪之後伯夷食薇而清陳仲咽李而瘦涪翁

晝寢蒼龍掛壁涪翁履危心如鐵石窮山獨行解兩虎

爭終不使卞莊乘間而孺子成名

武人日念升米佛號贊

時平主聖萬國自靖不殺而武不征而正矯矯虎臣無所用命喑嗚叱咤變作佛聲軍符號令變作佛名一佛一米歷米三升自升至斗自斗至斛念之無窮太倉不足

楊貴妃病齒圖贊

禁架之術自古誠有之予觀玉環病良苦得非坐多食側生而動揺其左車乎阿瞞在旁憂戚之心亦窘矣嗚呼移此心以治天下其孰曰不可

無為贊　　司馬溫公

學黄老者以心如死灰形如槁木為無為迂叟以為不然作無為贊曰治心以正保躬以静進退有義得失有命守道在已成功則天夫復何為莫非自然

箴

周師氏箴　　吕伯恭

諫之道有三難焉曰遠曰疎曰驟遠則勢不接疎則情不通驟則理不究其言之不可行也固也彼周設師氏

官淵乎其用意之深乎師氏之官實居虎門之左而詔王以微者也其勢近其情親其言漸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日加益而不知焉周公之設官三百六十官必掌一事事必寓一意而師氏獨列地官之屬實周公致意之深者也想夫成周之隆出入起居同歸於欽發號施令同歸於臧者師氏亦有助焉昔周太史辛甲命百官箴王闕而虞人之箴獨傳竊意師氏之所獻必反覆紬繹詞順意足以為百官箴規之法然求之於蠧簡殘書之

中雖斷章片詞邈不可得是可嘆矣用敢追述其意而為之箴曰

若昔忠臣格君之非啓心沃心日化月移雖有嘉猷情或未信勢踈地遠千説一聽蒼周之興稽古建官左右賢俊治格多盤時惟師氏詔王以媺異以入之曰義曰禮原念媺惡水火背馳火盛水竭媺勝惡微燕閒清穆誠意懇款先養所長姑置所短性復其源善迎其端輔翼聖學功不可刋侈麗之欲將發復止暴慢之慮將萌

復已師氏之陳惟一惟精君失無迹我諫無形於惟辟王獨制萬乘英俊賢良舉以自近旦丞暮弼前賛後襄氣體默移其道大光苟不鑑此正直屏棄僕隷之臣諾諾唯唯堂下日遠堂上日高雖在當宁烏知民勞聖人復作斯理不易小臣司規敢告執戟

漢考工令箴　　呂伯恭

天子受四海之圖籍備物致用以為民極必合天下之材而為之用合天下之巧而為之工然後可以尊宸極

而待經用虞之共工周之司空前規後承若出一轍其制作之妙質而不陋典而不華精深簡古為萬世表逮漢之興跨暴秦轢戰國駸駸然向於古武帝元鼎之二年肇設水衡之職後復置少府各率其屬參掌百工之事而考工令實其屬焉其秩雖微不登於千石然是官之設所以董正百官俾之無侈無邪無作奇技無貴異物惟服食器用以恪守其職時其燥濕相其陰陽正其鑿枘辨其良楛以追周輪輿鞾陶度長絜大無所多遜

然後與其職協豈輕也哉稽之漢史若文帝之衣弋綈罷露臺其質朴之風温乎其約也若宣帝之技巧咸績其厲精之政凛乎其嚴也二君之待百工而盡其極其視中庸之九經無愧詞矣深惟自古官箴之義用敢考諸百官表追繹其意而為之箴曰

治有九經實紀百工備物致用罔敢不恭舜職命垂周官舉冬匪文匪質惟執其中漢承炎運爰設水衡將作少府各正厥名方鳩僝工制器惟精正統六傳世宗作

興獲正官制一洗萬古考工設令訂其工楷梓匠輪輿各得其所恪守厥職無有齟齬粤鎛燕函準平繩直是斷是斲去華務實服食器用以奉袞職憺然簡易以為民極丹楹玉階瑣牕飛甍云胡不為高視穆明崇臺高墉太液蓬瀛云胡不為蕃養我民鑒於太宗露臺罷役一言興邦萬杵咸息鑒於中宗肅然齋居器械技巧絫黍莫逾以儉為本以明為輔品章條式不改其度惟昔工師諫必執藝小臣司令敢告在位

主一箴

張敬夫

伊川先生曰主一之謂敬又曰無適之謂一嗟乎求仁之方孰要乎此因為箴書於座右且以諗同志人禀天性其生也直克順厥彛則靡有忒事物之感紛綸朝夕動而無節生道或息惟學有要持敬勿失驗厥操舍乃知出入曷為其敬妙在主一曷為其一惟以無適居無越思事靡他及涵泳於中匪忘匪亟斯須造次是保是積既久而精乃會於極勉哉勿倦聖賢可則

四益箴

先君晚歲嘗大書四言以詔杓弟曰無益之言勿聽無益之事勿為無益之文勿觀無益之友勿親杓受而藏之惟謹先君既沒之九年則以請於某曰伏自惟念大懼無以承先君之意既以四益名堂願兄追述其意將以列之座右朝夕儆戒以庶幾乎萬一某奉書而泣退而為箴以告之若古有訓聽德惟聰聞過以改聞善以從匪是之聞則為無益諂言溺心奸言敗德嗟哉勿忘敬

共朝夕卓爾有定聽斯不惑朝夕之間何莫非事事所
當事是為君子惟欲之動則亂於為營營何益擾擾孰
知止之有道當收放心曷踰其工履薄臨深異説害道
我則弗邇浮文妨實我則弗貴而况末俗翫論俚詞當
絶於前勿亂於思潛心聖賢博考載籍聞見之多於以
畜德大倫惟五友居其一我觀昔人敬戒無斁以狎而
比以順而同德惟日喪友亦曷終必端爾心忠信是親
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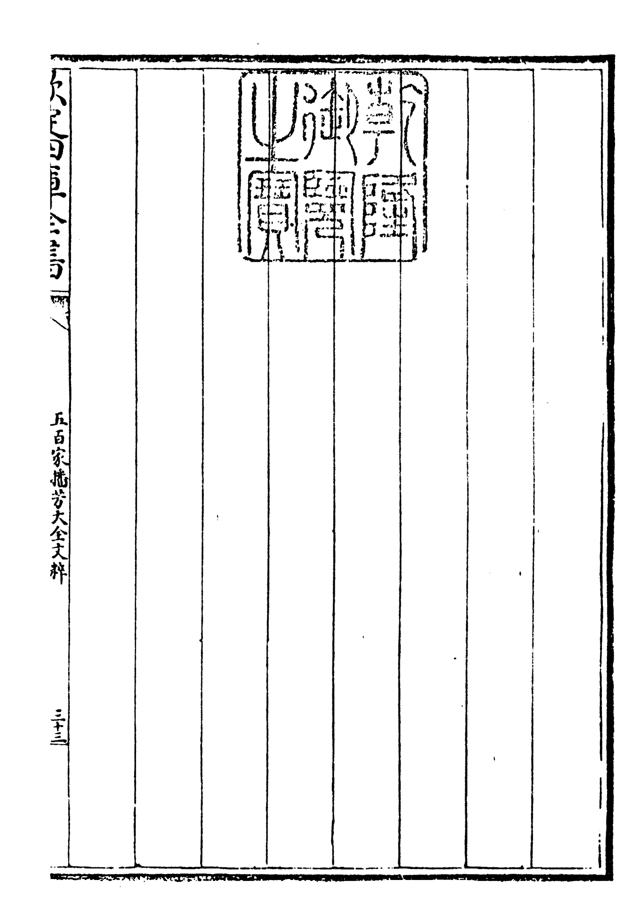
端拱箴　　王元之

天生烝民樹之司牧開物成務膺圖受籙為君實難惟辟作福在以欲而從人不以人而從欲位既尊大時惟開泰漸忘焦勞或生懈怠乃有諫諍乃陳箴誡箴誡惟艱斥君之過諫諍惟艱救君之禍君或納諫臣亦何患臣或盡忠君則不從君臣之義今古攸同普天之下人誰不賓如父如母為妾為臣虐之則仇撫之則親是以王者可畏非民率土之濵物何不足乃羣乃萃惟珠

惟玉寒不被體餒不充腹是以聖人所寶惟穀無侈乘輿無奢宮宇當念貧民室無完堵無崇臺榭無廣陂池當念流民地無立錐御服煌煌有采有章一襲之費百家衣裳御膳郁郁有粱有肉一食之用千人口腹勿謂豐財經費之竭須知府庫聚民膏血勿謂强兵征伐不息須知干戈害民稼穡賞罰者國之大柄喜怒者人之常情賞雖由已勿因喜而行罰雖在我勿因怒而刑賞罰或濫虧損天鑒怒刑不正枉屈人命大臣元老經邦

論道裨補聰明於何不焰務成尹壽所以為其師友小臣閹宦執巾沃盥干議政事於何不亂豎刁易牙所以敗其邦家孰為君子先人後已信而用之斯為至理孰為小人害物謀身察而斥之斯為至仁無好人辨或有虛誕喋喋之言侈而多詘無惡人訥或有淳質期期之口直而不屈浮圖之教刁戎乃蕃漢明之際始入中原行之既久存而勿論匈奴之種無義無仁秦皇之後常苦邊城御之以道踈而弗親計口授田無幷何有是謂

仁政及於黔首約人署吏侵漁則少是謂能官忠於無
告父天母地日兄月姊乃郊乃禋勸其孝弟左輔右弼
前疑後丞一舉一動戒其驕矜罔或明察政體用傷罔
或施紊國經不張行乎大道之中漸乎無何之鄉遊神
乎簡易之域息慮乎清淨之場斯則妙有垂之無疆誰
謂古道革而不還君或行之是亦非難誰謂淳風去而
不返君或繼之是亦何遠慎始則多克終蓋鮮杇索當
手覆車在眼虞虞祇祇兢兢戰戰小臣司箴敢告旒冕


乾隆御覽之寶

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百九